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通志卷五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七

史部

通志卷五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舉略第一

歷代制 考績

歷代制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物猶事也興猶

舉也民之三事教既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而賓客之既則獻其書于王也

一曰六

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
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老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
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于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
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
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

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擇材取士
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彊兵為務仕進
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
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
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其有稱明法者御史
中執法郡守必身勸駕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
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因晁錯言
務農貴粟詔許民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于景帝後元
二年詔曰有市籍貨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貨算
十以上乃得官貨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得
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貨萬錢算百二十也
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貨十
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貨
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其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

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

石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無以日
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人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
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
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
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
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
計偕至元朔元年又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
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

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
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
則黜爵削地畢矣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
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
自辟置又調屬僚及部民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
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
故鄉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

光祿勲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
官以補缺員元封五年又詔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可為將相及出使絕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
之學士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雜而多端官職復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至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民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順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又詔列侯舉茂才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也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課

吏法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
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由
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
下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

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王莽時太常學官子弟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

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

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

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
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改前漢常
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
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
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
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
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則謗議漸生章帝建
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

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

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

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

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

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公奏四科補試法凡

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行尤異不宜試職者

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

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

以為不均下公卿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

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

一人

推校當時戶口而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

墨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

才任治民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
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
舍人焉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
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
不拘年齒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
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
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
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
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
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
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故多得

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
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于京
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
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
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
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也
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

四科

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古諸侯貢士之方也自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

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寢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舉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敦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者然後付之尚書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得以行其誅罰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

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

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至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及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

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
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親故時議以州郡相阿
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

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吏
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

互自上轉拜
平原相是也

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

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
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民延屬

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
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
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
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五自生留閔邪昔韓安
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
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
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

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由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督郵書其版舉主保之

其督郵版狀曰主事愛敬喪沒如禮如治易尚書孝

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魏文帝為魏王時三

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
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
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黃初三
年始除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
吏達文法則皆試用焉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
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
忌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
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

績之法廢而以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
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焉齊王嘉
平初曹爽既誅司馬懿秉政乃詳求治本中護軍夏侯
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
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奚必使
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
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
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

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懿因辭不能

改請俟於他賢

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處難

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以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閭閻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

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

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問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風俗不淳各言其故元之議以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陶之議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
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
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武帝甚善其議而終不能
用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
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却詭篤孝以假葬違
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
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
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

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士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陳八損之義謂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舉里選又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及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授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

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初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之禁錮年月多少隨羣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有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拘

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
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
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材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
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
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

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

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保屬而升之於朝

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孝武雖分選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

齊尚書

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詔從之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取進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焉至和帝時梁武

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由籍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埽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理衡輩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隅獎成澆競遂依舊例立簿梁初無中正制年三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

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
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
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至敬帝太平二年復令
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
不然則否陳代依梁制凡年末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
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
壯而任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
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常

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

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
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
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
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焉後魏州郡
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
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文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
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
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

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

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後帝謂浩曰先召
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
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使吏事者浩固
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
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趙郡人
父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碑功曹不就門人勸之
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
亦何容易仕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歎曰梁叔敬有云
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
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
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
為稽滯當時每招怨讎然所拔用者量才稱職時人以
此歸之

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以才舉

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

陟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

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

部尚書及幸代革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品等

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洸所兄子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

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

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

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

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

頗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

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任據者則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誼道路乃勝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

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甥司空譙議劉景安書規亮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

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未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後甄琛元修之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

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

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

尚書右丞轉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

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

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
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
百里之命可乎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今最須
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儻才莫肯
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
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
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
則人思自勉書奏會明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

藝政事彊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

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

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之後六年乃叙之北齊

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

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

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

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

席脫其容乃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

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
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爽其弊也疎表
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
浮華唯辛雄學術精明簡習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
不遺衡鑑之美者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
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
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
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

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
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
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所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
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
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犯各罰
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凡所舉人主事立功裨益時
政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
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治職司千

里凡其部統理宜悉委刺史於所綰之內下郡太守縣
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
需在吏職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綰內之人亦
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
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
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
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

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
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
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時
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
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而不革
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
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

精覈皆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焉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

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

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自後魏末

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吏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最殿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若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遠也事繁

政弊蓋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客而已今則不遑寧捨其事何由炫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寮屬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之自後周

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慙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焉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

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靈政
害民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因授文
官職事唐人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
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
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
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
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
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

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

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

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

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

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

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

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

者令官長特薦其
常年舉送者並停
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

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
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
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高宗永隆二年詔明經帖
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
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
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之
前以備充庭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

業仍傳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

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

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

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塼去之百有五步列

坐引射名曰長塼

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

又穿土為塼其長與塼

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

鹿子長五寸高

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

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

塼上馳馬入塼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踏名曰馬

槍

槍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三寸五分

皆以僇好不失者為

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

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

天寶六載

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拜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克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

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民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

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
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

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
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
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詔從之二十一年明
皇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二策而

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

因考

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
折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之於禮部遂為永例

二十

五年二月制明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
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
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準明經帖大
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
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
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
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禮部

侍郎姚
奕奏

明皇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

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

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
先莊文列謂之四子陰第與

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

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

通後舉人猜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
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

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膝
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

詳矣其於平文大
義或多牘面焉

天寶元年明經傳老子加習爾雅十

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

不得帖斷絕
疑似之言也

而明經

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

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

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

舊制帖一小經并注

至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令帖注

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

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

經策全通為甲第通

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

明法

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

律七條令三條

全通為甲通八以

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

說文

六帖字
林四帖

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

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

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
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

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

衆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

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

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

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於先試之

期命舉人謁于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

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
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者
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
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
之日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
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
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
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武后頗涉文史好
雕蟲之藝永隆中

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簡選久浸以成風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

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間

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

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治體者並量行

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其故矣貞元二年

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至六

年詔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十六年中書

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
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之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
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
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
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
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疑然失貢
職矣諫議大夫殷侗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
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

於是立史科及三傳之科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
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
乃以歲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
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
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
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
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
之文宗曰淳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

不可遽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仕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教子孫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

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嫻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及唐之季世進士之科尤為浮薄時皆知其非而不能更革也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

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

供奉官若

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

凡吏部兵部

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

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

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

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

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日至省考覈資緒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謹負刑犯必具馬以同流者五五為聯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援轉議察防檢如禮部舉人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

取其詞論辨正

三曰書

取其楷法道美

四曰判

取其文理優長

四事可取則先

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分

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乃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冬集服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下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

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彊勇可以統人者武

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治民之材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

考為滿

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

不完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畧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到三月三十日畢

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

民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厯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于明皇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

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躋級不得踰

越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材

之方失矣

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

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改然

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其資例而已初

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按牘疑議試

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

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

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

後日月浸久選人

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

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以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工者登

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焉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叙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

級之差

郡自輔至下凡八等
縣自赤至下凡八等

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

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

以降凡十二萬餘員

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二百一十

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文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廕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三十員太醫童科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十六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杖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吏及上州市令錄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

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
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
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
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
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
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是時太宗謂吏
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取其言辭刀筆而不
詳其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

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
入官是以稱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
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材辨行未見
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
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治在於得賢今公不能
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
何魏徵曰知人則哲自知者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
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故復寢是

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

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

允惟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鑑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

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

焉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

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

斗量之謠又以鄧元挺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鑒委成

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人仕者猥眾不可禁止有偽

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

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

吏部選人多不實刻革其弊

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
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

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令醫術者不得
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
得過司膳令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
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
不須進階每一
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多方以抑之

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閭官為員
外官者又千餘人時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

宰司持勅斜封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解宇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關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焉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元暉韋嗣立四人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明皇又以吏部選試不公

乃置十銓試人

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

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

子吳兢上表諫仍停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為定也

明年仍行故至天寶八載

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

吏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

非超絕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

留故秦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

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再經門

下考審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
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
吏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
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
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佐郎郎中中允
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
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
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

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準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治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兼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

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

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

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

丞尉治一縣崇教化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宰相準如此法

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

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

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譽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由是大議考課之制後亦不行晉武帝泰始

初務崇治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
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
通而天下之理得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
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而官方愈
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
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
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堯舜之舊
典去密就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

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

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而已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

在任年垂二周末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仕官如初宣武帝時徐州刺史蕭寶夤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

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官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遠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古者為官求才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入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

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
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
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
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
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
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
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唐考課之法有
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

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

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萬戶口增益者各

準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

增戶

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
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

其州戶口不

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準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

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準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

等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準見地為十分論每加

二分各進考一等

此為永業口分之外別
能墾起公私荒田者

其有不加勸

課以致減損者

謂永業口分之
內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

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神龍中御史中丞盧
懷慎上疏曰語云三年有成書謂三載考績子產賢者
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
不論課考或厯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
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民哉戶口流散
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
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

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
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
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
歸田里以明賞罰致治救弊莫過於此開元二十五年
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
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
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

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
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
政治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志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五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

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八

史部

通志卷五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選舉略第二

雜議論上

舉人條例
選人條例

雜議論下

選舉雜
議七條

請改革選舉事件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

應非選司
注擬者

吏部尚書

侍郎

兵

部尚書

侍郎

禮部每年貢舉人

兵部選舉

京官

六品以下

應合選注擬者

府州佐官

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不在此例

中

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州縣

六品以

下官資歷

諸堪充內官及宿衛統帥

禁約雜

條 學校

雜議論上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時丞相王嘉上疏曰古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

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
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而
輕易之可乎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
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
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
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
陰私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
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孝宣愛良吏有常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

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徵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

有敢告之字迺下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

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

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

薛循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寔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士宜
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
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
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
畫辭賦才之小者游意篇章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
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
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

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
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知不可復使理民及仕州
郡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
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
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晉始平王文學李
重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議曰秦采古制
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

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
漢宣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
諒得為治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
倚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
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
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
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
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

者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
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帝雖善之而不能行
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
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
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
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
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

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凌駕都正俗
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天監中約又上
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
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
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
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

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當今士子畧
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
一策能過此雕蟲小道非開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
語耳後魏孝文帝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
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
棄彼功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
錄而才非撫民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
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薛淑為吏部

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
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
鴈次若貲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慕取廉平淳直素行有
聞并學通古今曉達治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近遠
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民者先在用之限其
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
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

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
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
篤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
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
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
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
舉人未遵典則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

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唐
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二年九月考
功員外郎王師明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並
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明考其文策全否舉朝不知所
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明問之對曰
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
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倣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
並如其言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

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

千四百人是傷多

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八人

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

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

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

學時務等比雜色人二分不居其一經明行脩之士猶

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其雜色應入

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

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為一等

身品彊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準例合送兵部者為第二等除量簡為第三第四等第

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
司勳並準例處分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為人
擇官今之選者亦擇人但人多而官員少擇之無準約
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
賸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
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
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
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
式聽奉勅付所司集羣臣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乾封
選

二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譴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申
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
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
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武太后
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
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州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
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今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弊致後來滋甚按成周之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

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
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
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
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
王命其大者也疏奏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
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
趨末矯飾行之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

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以行為先既為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脩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文筆日煩政事日靡文帝於是禁浮詞而罪司馬幼之風俗始改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效皆以浮華為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

冀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選曹授職誼置於
禮闈州郡貢士爭訟於陞聞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
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
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
則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
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
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協贊機猷
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

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試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

道長矣聖歷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謂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在外者又技癢求入臣愚以為宜立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

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
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
遠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
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
姓獲安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
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吏部條章動
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
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其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

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法
敝於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今若刺史縣
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
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
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
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十七年三月國
子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
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舉徒虛費官廩兩

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
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
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
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
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錄
事參軍劉秩論曰商鞅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
出二孔者彊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
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

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
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
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
譎之謀設荊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
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淮造
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
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
不堪利弊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

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民疾苦不本之於
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
人也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
鎮伏眊庶非尚賢之術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謂善
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
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
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隋氏罷中
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間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

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任人之制以
勲賞功以才蒞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
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
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
故士無官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
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
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
宰相之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

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
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
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
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邪又曰三代之制家有世業
國有世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為
官世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
世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世
掌天地劉氏世擾龍籍氏世司史庾氏庫氏世司出納

制氏世司鑄鐘即其事也至後代以世卿執柄益私門
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桓革世卿之失而不復
世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為此也洋州刺史趙
匡舉選議曰三代建侯與今事異請自漢言之漢朝用
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
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
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
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

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
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
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
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
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
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問目不
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
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

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其口問義又誦疏
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
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
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
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
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
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
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

本啓昏室明故士子捨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入
既少則爭第急功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
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
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
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脩
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
妨闕生業蓋亦隨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
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

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
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
之費又十倍而四方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
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
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
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
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
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

本州所試悉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煩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三此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

語孝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
口問其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
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
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
令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
四以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
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准此
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

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通八以上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榷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
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牋表議
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
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
史內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
節貴觀理識不用求隱僻詰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
不至鄙陋即為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

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之茂
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
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
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畧深正其詞典雅者謂
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
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
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

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

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
共為一史

一天文律厯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
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
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
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
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

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
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
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
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法
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
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
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

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陰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陰高授緊縣尉之類用陰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

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畿
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
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
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
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
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
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
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
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
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不
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書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効職人出身
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

文斷決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宏雅超然出羣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頗有文彩為第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勝示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官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
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中請令
所在審加勘責但無偷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
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七品六品
官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
其官好惡約判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
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可復為偽濫矣自有

兵難仕進門多僥倖超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
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任依舊法其曾經登科及有清
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已經選擇並不試
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選人欲赴來冬選則今秋九月依舉人召
集審勘責絕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令相遠
絕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
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

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
察使追之限十月內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類其
書蹤及文體有偽濫者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
資序隨穩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
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人
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
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
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
選人並請准所在寄壯寄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
慮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偽濫即
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
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蔭緒優勞准勅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

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不滿三十請授無職事京官及
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
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
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
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
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

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
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
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
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夫敷納以言
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
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
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軌數千人三銓藻鑒心目難
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

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選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

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
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
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效官公清且有能政
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
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
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
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
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

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穉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穉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雜議論下

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

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廕子弟重承恩獎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世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民致治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為貴其苦樂利害與工農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植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殿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升仙不得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

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為刺史守令
畏憚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
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
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
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
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脂而偃仰乎士林之間
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
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了而倒還者為官如此易享祿

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于旁揖而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仕之門不扃而閉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任才授

職計勞升叙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
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
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按前代選
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
其弊凡所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
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
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
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利弊或以

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
專於吏部謹按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
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
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
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
部兵部得察而舉之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
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

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自進
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
而天下幸甚

選舉雜議七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
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
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
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寔以訛謬使其陵顏

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黷駭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常聞焉若銓不委

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導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
資授職雖口誦律文拳操斧鉞以臨其民無益也非
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
試文乃前王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
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
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
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

授職何常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
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
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
旁隣交質多非實才柰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
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牧郡守古稱共理
政能有美惡之迹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
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疎容其姦謬

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
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
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
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
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
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
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
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

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吏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俗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百倍而多者也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

為濫豈若杜眾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
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
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
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
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
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從弊誰
任其咎若守牧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
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

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吾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日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將目前以言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嚮令諸使僚佐書授

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
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
敝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柰何答曰國家
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
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
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
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

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怨嗟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

者凡士人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

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

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

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則有二

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

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

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

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惟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

焉

請改革選舉事件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

應非選司
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可否

吏部尚書

侍郎

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擢奏兼察舉

選用之不公者

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
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

非選用濫
失不得舉

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

署之而後行

諸官長若犯他過使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

餘

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

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丞彈之

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

右丞得

彈奏

兵部尚書

侍郎

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

選用之不公者

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

非選用濫失不得舉

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

掌准舊

禮部每年貢舉人

右並請停廢有別須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

擇

國子學太學四門
學律學書學算學

兵部舉選

右請停廢

音隋置折衝府分鎮天下所以散兵及唐武
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

未可徵今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
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況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
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鬪而坐
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絕姦利

京官六品以下

應合選司
注擬者

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勅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祿各給半

府州佐官

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不在此例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縣尉

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

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中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

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

判司

錄事參軍
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
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
並全給祿俸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
官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

州縣

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

上中下

縣為五等

赤畿上中下

其餘緊

望雄輔之名請廢

夫等級繁多則任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

衆級以懲僥心則官達可期羣才無壅

六品以下官資歷

右並請以五周為滿

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唐家因隋為四近又減削

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

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

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未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

若才行治績有尤異者

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

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畧
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
或堪充內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將校偏裨
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可為統帥者申送兵部
右請不限少多各令長官具述才行謀畧舉送朝廷皆
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
每官職有闕及別須任使則隨才擢用

如漢光祿勳
領三署郎稱

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

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迹德行

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

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

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

吏部兵部謄其

詞而奏

云得某使某曹司某州府狀稱

以元狀入入按每使每司每

州各為一簿

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

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

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

一人奪祿一

年

諸使無祿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

二人奪賜

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

從祿降

祿從碧

三人奪階及爵

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勲

四人解見

任職事官

已上任者並追解之

五人貶官

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皆

以邊州

六人除名有犯贓罪至流

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

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

若舉用後續知過謬

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

此謂所知不審舉用失誤者

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

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
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
求者為從

杜佑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
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
稷契蓋所用人之大畧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
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問塾所推猶本乎行
而郡國佐吏並自獎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內官有僚

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于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
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
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閱罕考行能選曹之
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
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
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
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
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

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
於隋世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
若有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
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
此緬觀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
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
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
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

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
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
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
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
途入為仕者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
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
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
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

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畧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
效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
復為八九邑之後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
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
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
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沈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
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
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

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固
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
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
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謬歟爾後有
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
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
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
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

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民庇民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治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極斯刊敝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學校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
小學為西序商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
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
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
造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漢高帝
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
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文學之士然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
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乃因舊博
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
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
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
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

之科後漢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享會以此為常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

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

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者及將校子弟見為郎

舍人者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

常為作品式從之

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

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

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

子不通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

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

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

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

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

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

試通亦叙用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泰始八年有司

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

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

年起國子學

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故曰國子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

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

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權立行太學行釋奠禮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

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行事訖罷

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

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

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學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然品課無

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

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中間混雜蘭艾遂令人情

恥之詔雖褒納終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

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泰始中

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道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

人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

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

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

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

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

太學兩存焉

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

賤士庶皆須教之國學太學兩存可也時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後魏道

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

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

年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

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

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學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三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

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叙貞

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
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三百六十
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
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凡八千餘
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
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
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

生徒二十人

皆以皇族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

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

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一曰國子學生徒三

百人

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上文武官三品以

二曰太

學生徒五百人

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

三曰

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

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

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

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

取年十八以上二十

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

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

以習文字

者為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

以習計數者為之

凡二千二百一

十人州縣學生徒有差

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并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

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郡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

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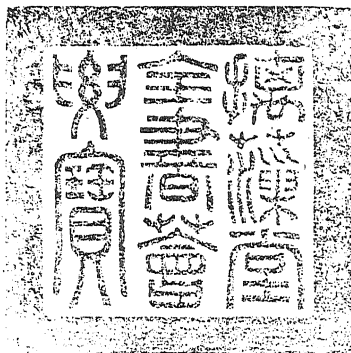
飲之禮而薦送之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

冑禮二十六年正月敕文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

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

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
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
之永泰二年正月敕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子
弟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
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竄金器成琢玉其中身雖
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
業堪為師範者充數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
第并所供糧料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通志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